

編主還十孟

大時代

刊一週

號三第

◇出版日四月一年七十二國民◇

錄目

| | |
|-------------|-----|
| 一年之計在於春 | 林有 |
| 租界裏安全嗎？ | 張玉清 |
| 嚴重的青年問題 | 向之 |
| 抗戰時期知識份子的出路 | 韓叔衡 |
| 平濟南 | 老舍 |
| 國際形勢之有利的開展 | 彭澍忠 |
| 出北平記 | 朱佩弦 |
| 赴乍浦前線去 | 黃源 |
| 鄉村宣傳見聞錄 | 鄒荻帆 |
| 炸彈 | 馮玉祥 |
| 發展游擊戰術 | 殷允南 |
| 你是不是麻木的？ | 老向 |
| 滬戰雜記(之二) | 新以 |
| 哨兵之歌 | 牧紫 |

R
505
354036
3-11
2

收稿簡章

(一)本刊暫分(1)短評(2)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理論(3)抗戰時期的國民問題(4)抗戰時期各種問題的研討(5)國際情形和運及分析(6)抗戰文藝(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劇本、歌曲、報告、雜感、印象記等)(7)戰地通訊(8)具有抗戰意義之圖畫及木刻各門(歡迎外方投稿)(二)來稿一經登出每千字奉酬金三元;詩歌每千字奉酬金六元(三)來稿於收到後五日內,決定去取,不合用者當即寄還,但以附足退件郵資為限(四)來稿本社得斟酌刪改之(五)來稿請寄「漢口四民街楚善里十二號大時代社」

發行人 孟十還
發行所 漢口四民街大時代社
總經售 楚善里十二號漢口交通路
印刷者 掃蕩報社

每逢星期二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一年之計在於春

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天，我們全中國，由政府至人民，都應該在這一年之內，預定一下我們的一年之計。

中國的抗日戰爭，誰都知道，已經走上又一階段，也就是說走上一段更艱苦的進路。以後的日子，我們敢說一句，是苦的日子，也許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血的日子，但這並不可怕，我們尋求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受苦流血，都是必經的過程，我們這一代受苦流血，是給未來的中國，給我們的子孫孫打基礎。現在只要讓我們有受苦流血的機會，就是敵人還沒有把中國滅亡，同時，只要我們立志受苦流血，敵人就不能夠把中國滅亡。

我們的一年之計是這樣：為爭民族的生存和自由，什麼艱苦，都不許躲避，什麼危險，都不許畏懼；我們要在這一年之內，由四萬萬五千個忠勇的靈魂，替中華民族寫下一頁光榮偉大的鬥爭史。必須有這樣一頁鮮艷的筆跡，纔可以保證住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有形與無形的遺產。

民國二十七年，是我們的「決定年」，「中華民族死亡或復興，在這一年裏便得到答案。固然，我們確知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是必然的，可是最後勝利不會從天降下，還得靠人來幹；我們努力幾分，勝利把握就有幾分，我們盡了最善的努力，勝利就一定歸我們所有。

當這一年之始，我們每個中國人必須明白今年是我們的最大關頭，我們各人要快給自己立下一年之計——不避艱苦，不畏危險，「奮鬥，救中國！」（林有）

租界裏安全嗎？

中日戰事一起，一部分國人以為租界裏是個安全的地方，於是無論貧富，都爭先恐後地往租界裏遷移，租界裏人滿了，擠不進了，便退一步，在靠近租界邊上找一個地方。天津是這樣，上海是這樣，最近的漢口，也是這樣。直接得利的是租界當局，和在租界裏有房產的財主們，却不是那些沒命似地遷移的人們。

這是一種卑鄙的心理表現，在整個的民族存亡鬥爭的緊急關頭，我們還把身家看得比一切重要，我們還要把我們的生命託庇於外人，是可惡而恥的！租界的無保障，不安全，已經被日本

的野蠻搗穿了。日本軍隊在天津租界裏拋過炸彈，屠殺過海難的無抵抗力的平民，在上海租界裏炸過先施永安公司，放過機關槍，拋過手榴彈，向租界區域裏放過高射砲，最近且搜查過愚園一帶的住戶，搜查過大東，惠中旅館，在租界裏以非法形式任意捕人，更近而要求租界當局取締反日分子，租界當局居然接受了日人的要求，允許「凡任何人對於公共租界內之武裝隊伍如有犯罪行為者，逮捕後當即移送該武裝隊伍，聽其處分。」漢口的租界怎樣呢？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為要，也不問可知了。

個人的安危，也如國家的安危一樣，要靠自己來維護才行，事事依賴別人，絕不是一個辦法，這樣不要臉的便宜或許給你佔一次，但不會讓你佔永久，何況現在這個戰爭的世界，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拿便宜使你佔呢！

終日想往租界裏遷移的人（這那精神上想往租界裏遷移的人）請聽，祇有租國——中國的領土才是你們的安全地方，你祇有先不顧一切的起來保衛住祖國的領土，才有你的安居之處，否則，任憑你搬到哪裏，也是一個隨時可以被人唾罵被人踢打的賤賤！（張玉清）

嚴重的青年問題

行政院改組，陳立夫先生任教育部長。當這艱苦的時期，陳先生不辭擔負這樣的重任，我們很欣敬他的做事精神。

陳先生是黨國內理論家，又是科學家，因此，我們看陳先生，要拿另一種眼光。我們對陳先生的希望，也便不同。陳先生所負責的教育方面責任，我以為是中國目前的一件極嚴重的工作。大中學校（小學且不論）大部分是停頓了，但無數的失學青年，却不能不設法安插，而現在最感苦悶的也便是這般青年。受過教育的青年是民族的精神，我們一點不能忽視他們，在長期抗戰中，他們尤其是國家最優秀的前衛，我們若不把這樣的潛力用得其所，是中國的絕大的自我倒塌。所以教育即今天的急務，我覺得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再不容緩的青年問題。

還可談的，當然叫他們讀書，但讀什麼書，這須要看清眼前情形，細加研究，不能讀書的，怎樣暫時安置他們，使他們不致荒廢精神，東衝西撞，以待日後為國效力，能夠派給工作的，那工作是否合於他的才力，這些，也都需要詳密的考慮。在抗戰期間，人力是比財力和物力更當加以愛惜的。

我們相信陳先生一定能以理論家的嚴肅，以科學家的方法，來處理擺在面前的這一大問題。（尚之）

抗戰時期智識份子的出路

韓叔衡

抗戰發生以來，智識份子活動的領域日見狹小。全國各級學校，研究、出版及其他文化機關，或為敵人所直接擄掠，或因戰事影響而事實上陷於停頓或潰散；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機關以及經濟而業等組織乃至私人企業中的僱員也多半失掉活動的依據。若將智識份子的範圍放大，就廣義來說，則上述各種人合併起來，即不到一百萬，也有數十萬之多，就中特別是大學的教師學生與小學教員佔絕大多數。這些人們中間固然有一部份

已參加抗戰工作，但大部份還是徬徨苦悶與期待者。我們這次是全民族的抗戰，然而若放著這樣龐大的優秀人力不能充分利用，不能不說是抗戰中之絕大的損失。智識份子要求自由，獨立，是他們社會的根性。有救亡的熱忱，有作事的能力，是他們社會的素質。我們試從世界各國或中國的歷史上看，每一次民族解放運動或解放戰爭中，智識份子總起着很大的作用。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厚的歷史基礎。雖然目前的世界情勢不同於過去，但智識份子的歷史任務還是存在。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抗戰，是民族的解放戰爭，也是民族的革命戰爭。我們的目標是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在這一單純的目標中，包含得有極豐富的內容。因為政治上的獨立與自由既有保證，然後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自由發展才有可能。所以各階層的特殊利益，個人的生命財產與地位等都附屬在「大民族的生死存亡」中以求得解決。其次，民族解放鬥爭與民族主義

的建設，是必然的結合着，在歷史上是如此，在目前也是如此。我們要求激進的民族抗戰，然而非應用民權不能發動整個民族，因此，應用民權是民族抗戰的應有手段，我們抗戰的前途是要建設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是以建立民權又是民族抗戰的目標。至於民生的改善，原為國民革命的基本目的之一，亦與此民族抗戰緊密的聯繫着。

智識份子的社會地位，雖並不齊一，但對於民族獨立，民族自由與民生改善却一般都是熱烈的盼許的。在平時，我們可以看出智識份子有許多要求與希望，如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發展與個人生活的安定等。這一切，現在都給敵人毀滅了，而且敵人正企圖永遠毀滅這些希望。如不幸而抗戰失敗，則以敵人的兇殘毒辣，首先是智識份子絕沒有苟存倖免的可能。因此，我國的智識份子，基於自己的社會地位或歷史根性，基於現在所處的特殊環境，在本質上每個人都能成為優良的民族戰士。

誠然，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智識份子平時的社會教育，政治教養不十分健全，因而民族意識與政治覺悟不能有高度正確的發展。特別有極少數人們受着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的影響過深，在民族抗戰中表現極壞的傾向。然而，這是極少極少的例外。且最近五個月來血的教訓，敵人的野蠻屠殺及其亡我民族滅我種的陰謀，另一方面，我國空前的統一與團結，空前的全面抗戰以及

最高領袖與全體將士所表現的決心與毅力，這些已足夠確立信譽，啓發覺悟，而對於敏銳的智識份子更不會不發生絕大的作用。在敵人的國內，智識份子中有大規模的反戰運動，是以有幾百人遭拘捕，這表現日本智識份子極艱難困苦條件之下，還能同瘋狂的軍閥爭鬥。在我國，每個人的命運都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的結合着，每個智識人是最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

智識份子有遠見，有覺悟，有能力，有救亡熱忱，但假若讓他們孤立的活動，從事一般宣傳與啓蒙的工作，這固然不是沒有意義，然而為效還是有限。而且在這緊急的關頭，敵人的砲火已經打到了頭上，平常意識的文化活動實屬緩不濟急。因此，目前的智識份子必須融化到其他的羣衆或力量中去，然後才能發生巨大的作用。

我國的陸軍一向為數很多，在戰爭期間勢必還要增加，事實上我們正需建設數十萬乃至百萬的精兵。重到現在為止，我們軍隊的質素，軍隊的政治教育，無容諱言的還是不很健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目前是迫切的需要，而我們若干萬徬徨無所之的智識份子却正好擔任這一工作。以兩百萬陸軍計算，需要二十萬的政治工作者。我們的軍備還不如敵人，所恃以戰勝敵人的武器首先是軍隊的政治覺悟與決心，這正是智識份子所應努力的目標。我們的抗戰到第二期以後，應該重視的戰略是運動戰游擊戰。這不僅要求軍隊有高度的政治教養，而且要求軍隊與人民的完全一致。軍隊中與人民中的智識份子就應努力消滅軍民間的一切隔閡，使二者能充分的融合起來。最後，我們陸軍雖然機械的程度很幼稚，且不普遍，但我們必要設法向這方面進展。下級

軍官及士兵的智識程度盡量提高，所以智識份子中有一部份健壯的青年，可以投身到這裏面去。與其坐而待斃，等著敵人的捕獲，何如追尋殺敵果的機會而爭取勝利的前途？智識份子融化到軍隊中去，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出路，是發揮智識人的巨大力量的一個機會，希望有很多的智識人向軍隊中流匯。

我國有廣大的人口，這是一種極可寶貴的潛勢力。然而，沒有教育，沒有訓練，沒有組織的民衆，決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而且有爲敵人利用的危險。我們智識份子的第二個出路是深入民間，融化到羣衆中去，使本身的力量與羣衆的力量結合起來。抗戰到現階段，全國上下都意識到鄉村工作的重要，都意識到發動羣衆的重要，但發動羣衆，是一種極端艱巨的工作，這裏包含有許多障礙與困難。特別是我國農民主義的文化水平非常之低，平時缺乏組織的訓練，一切愚鈍、散漫、短視、自私等現象，普遍加於鄉村的政治，還不能達到清明之域，而一般農民生活的困苦更非我們所能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要展開救亡工作，要普遍的提高鄉村中抗戰救亡的意識，要鼓勵起農民的民族覺悟，還要進而組織他們，武裝他們，這是極端艱巨的工作。然而我們抗戰是否能夠獲得勝利，又主要的依賴於這一工作的是否能完滿進行。因此，大部份的智識份子，應克服一切困難去進行鄉村救亡工作。抗戰的基礎，不在城市而在鄉村。假如政府負這方面責任的人有計劃的進行這種工作，自然可以事半功倍。然而這仍不是少數人所能爲力的，智識份子本身應該利用地域的或職業的各種關係，應集體的自動的担負這一偉大任務。若與上面所說融合在軍隊中

去相輔遺遺是更基本的辦法自然，也是較困難的辦法。

更其次，智識份子每個人都認識到這次抗戰是我民族的生死關頭，也是我們個人的生死關頭，個人的命運完全由這次抗戰來決定。同時，我們又知道，在這次抗戰中，廣大羣衆的游擊戰是一種很可利用的戰術。但是，游擊戰的本身，不是簡單的軍事組織，而主要的是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鬥爭力量。游擊戰爭不是隨便可以發動起來的，而是廣大的羣衆運動中培養出的。是以組織游擊隊與發動游擊戰，不一定軍事人才方能勝任，智識份子更能藉此機會顯其身手。自然，不是說每一個智識份子都能担負這種任務，但確有這種可能。過去的事實且不說，單看廣濟橋事變以後的河北，許多學生教員都在這方面作出了優良的成績。在目前這樣緊迫的局面之下，我們的一切工作的重心是發動民衆，組織民衆與武裝民衆，而其最後目的是要政府指導民衆武力來作廣泛的游擊戰。一切智識份子都要下最大決心，走上這條救國的大道。

以上三點，是現階段智識份子救國的切實途徑。事實上許多智識份子已在向這三方面進展。自然，除此而外，一般的文化工作，教育工作，並不是不重要，這也需要一部份人們担任。我們希望教育當局有全盤細密的計劃，將全國的智識人，特別是教師與學生，作妥善的支配。就抗戰的需要說，我們絕不會發生人力的過剩。然而現在正有若干千萬的優秀智識人是流離失所或者羈留在敵人佔領地帶而不能發生作用。若把數十萬的教師與學生組織起來，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力量嗎？現在許多地方在辦訓練班，但招收的都是學生，而對於全部大中

小學的教職員，對於許多文化界的人士，還沒有好的安插辦法。學生固然赤誠勇敢，但知識經驗與年齡均於青年學生的智識人，在某些場合遠優於學生。我們要求在抗戰中把全部力量都使用出來。

在歷史上，我們的國家已過兩次那時候，許多文人被屠殺掉，少數的自投大海，或者破船而自沉江中，更是少數的藏身山林，潛心著作。在這次抗戰中，敵人屠殺之慘必百倍於往昔，消極的自殺亦非善策，而藏身山林又絕無可能。祇有脫下長衫，拿起槍來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這是智識份子的唯一出路。（十二月一日）



「誰罵你你要我，對不式姿個道」：敵人敵

蔣委員長告國民書：「既則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義，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

弔濟南

老舍

從民國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濟南住過四載。在那裏，我有了第一個小孩，即取名爲「濟」。在那裏，我交下不少的朋友；無論什麼時候我從那裏過，總有人笑臉的招呼我；無論我到何處去，那裏總有人懷念着我。在那裏，我寫成了「大明湖」、「蕪城記」、「離婚」、「牛天賜傳」和收存在「趕集」裏的那十幾個短篇。在那裏，我努力的操作，快活的休息……四年雖短，但是一氣住下來，於是事與事的聯繫，人與人的交往，快樂與悲苦的代換，便顯明的在這一生裏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刻在中心；時短情長，濟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他介乎北平與青島之間。北平是我的故鄉，可是這七年來，我不是住濟南，便是住青島。在濟南住呢，時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放不下心濟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遠，來往，兩地都有親愛的人，熟識的地方，他們都使我依依不捨，似乎分不出誰是誰。在青島住呢，無論是由青去平，還是自平返青，中途總得經過濟南。車到那裏，不由的我要停留一兩天。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勝，閉了眼也只想出來，可是重游一番，總是高興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跡；每一小的變遷，都引起一些感觸；就是一風一雨也彷彿含着無限的悔意似的。

講富麗堂皇，濟南遠不及北平；講山海之勝，牠也跟不上青島。可是除了北平青島，要在華北找個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閉塞，而生活程度又不過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屬濟南了。況且，牠雖是個大都市，可是還能看到樸素的鄉民，一羣羣的來此買貨或買東西，不像上海與漢口那樣完全洋化。牠似乎真是穩立在中國的文化上，城牆並不足阻住城與鄉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誇的人物與神情，在這裏是不易找到的。這使人心理覺得舒服一些，一個不以跳舞回香檳爲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這裏自自然然會感到一些平淡而可愛之滋味。

濟南的美麗來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還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繞郭。可惜這樣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結合到一處，不但沒得到人工的幫助而相得益彰，反因市政的敷衍而淹沒了麗質。大路上灰塵飛揚，小巷裏污穢難觀，雖然天色是那麽晴朗，泉水是那麽方便，可是到處老使人覺得覺得得。近來雖修成幾條柏油路，也仍舊顯不出怎麼整潔。至於那些名勝，約突泉左右前後建築燻爛不堪，大明湖的湖面已化作水田，而只剩下幾道水溝。有人說，這種種的敗陋，並非因爲當局不肯努力建設，而是因爲他們愛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錢都花費在美化城市上。假若這是可靠的話，我們便應當看見老百姓的錢另有出路，在國防與民生上有所建設。這個，我們卻沒有看見。這筆賬該當怎麼算呢？況且，我們所要求的並不是高樓大廈，池園亭館，而是城市應有的衛生與便利。假若在城市衛生上有相當的

設施，到處注意秩序與清潔，這座城既有現成的山水勝，自然就會美如畫圖，用不着浪費人工財力。

這到並非專爲山水說，而是借以說明別的事。別的事，濟南的多少事情都與此相似，本來可以略加調整便可有可觀，可是事實上竟自廢弛委棄，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着一層灰土。這層灰土下蠕蠕動着一羣可憐可憐的人，隱匿着一些似有若無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此處沒有嶄新的東西，也沒有徹底舊的東西，本來可以令人愛護，可是又使人無法不傷心。什麼事都在動作，什麼也沒照着一定的計畫作。無所拒絕，也不甘心接受，不易見到有主張的人，可也不易見到很討厭的人。大家都那麽和氣一團，敷衍敷衍，不易捉摸，也沒什麼大了不起。有電燈而無光，有馬路而擁擠不堪，什麼都有，什麼也都沒有，恰似昏色微茫，灰灰的一片。

● 按理說，這層灰色是不應當存到今日的，因爲五三慘案的血還鮮紅的在馬路上，城棧下，假若有記性的人會閉目想一會兒。我初到濟南那年，那被敵人擊破的城棧還掛着「勿忘國恥」的破布條，在那兒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棧拆去，國恥布條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棧本無不可，但是別無建設或者就是表示着忘記去煩惱最爲簡便；結果呢，敵人今日就又在那裏嗚嗚歌了。

在我寫「大明湖」的時候就寫過一段在千佛山上北望濟南全城，城河帶柳，遠水生煙，隔岸對立夾衛大河，是何等氣象。可是市聲隱隱，塵霧飛花，房貼着房，巷聯着巷，全城籠罩在灰色之中。敵人已經在山頭設過重砲，轟過幾晝夜了，以後還可以隨時的重演一次；第一次的砲火既沒能打破那灰色的大夢，那麼總會有一天全城

國際形勢之有利的開展

彭繼美

化爲灰燼沖天的紅燄進走了灰色燒完了夢中人灰色的城，灰色的人，一切是統制，也就是因循，自己不干，不會幹，而反到把要幹與會幹的人的手捆起來，這是死城！此輩的願稱已在上海隨着二八的毒火殉了難，不過這一段的大意還沒有忘掉，因為每次由山到山上，去總會把市內所見的灰色景象帶在中心中，而把登高一望，自然會起了憂思。湖山是多麼美呢，却始終被灰色籠罩着，誰能不由憂而長，由失望而顛抖呢。

再說，破碎的城樓可以拆去，而敵人並未曾退出；眼不見心不煩，可是小鬼們就在眼前，怎能疏忽過去，視而不見呢？敵人的醫院，公司，舖戶，旅館，分放在商埠各處。那一個買賣也帶着「白麵」，即使不是專售，也多少要預備一些，餘利作爲婦女與孩子的零錢。大批的劣貨攬斷着市場，零整批發的嗎啡白麵毒化着市民，此外還不停的暗放傳染病的毒菌，甚至於把他們國內穿殘的破褲爛襪也解體的運來銷。這許多麼可怕呢？可是我們有目無睹，仍自逍遙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革命唯諾語可好官我自爲之別無可思可慮。人家以輕奇吸盡我們的血，我們只會加捐添稅再抽斷老百姓的筋。對外講親善，故無抵制；對內講愛民，而以大家不出聲爲感。敵人的砲火是厲害的，敵人的經濟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們的繩索百姓的政策就更可怕。濟南是久已死去美麗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平日對敵人的經濟侵略不加防範，還可以用有心無力或事關無關爲詞。及至敵軍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舊安閒自在，就可怪了。山東的富力爲華北各省之冠，人民既善於經營又強壯耐勞，有這樣的財力與人力，假若稍有準備，即使不能把全省防禦得如銅牆鐵壁，至少也得教敵人吃很大的苦頭，方能攻入。可是濟南是省會

自義德日三國反共協定成立，九國公約會議失敗以後，許多人未免覺得國際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劣，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將發生不利的影響。但最近的國際形勢之變化，是不是真對我們的抗戰前途不利，我們覺得是應該仔細加以考查的。

我們承認九國公約會議失敗以來，以反共協定爲基礎的侵略勢力正猛進不已。歐洲諸小國雖沒有正式加入反共協定的，奧匈波蘭四國實際却是反共協定的。外圍，比利時曾與德國訂立不侵犯條約，固不待說了，而瑞士特別多餘地聲明保持中立，羅馬尼亞的新政府更無異德義的地方政府，今後的羅馬尼亞的外交路線，可以預料得到。必然日漸趨於侵略集團。德國支持義大利的地中海政策，義大利則支持德國的殖民地要求。現任，義大利索性退出了國聯及國聯附屬機關，公開地宣言要組織新的國際集團了。德義之所以敢於這樣向英法與蘇聯進攻者，復顯然地，是因爲遠東烽火之急緊，英法與蘇聯無法專心對付他們。

最反共協定的惡影響的，遠不是歐洲形勢，而是中日戰爭。因爲反共協定的訂立，日本承認了西班牙佛蘭哥政府，義大利也承認了滿洲國，最近又有義大利

而承認北平傀儡組織的傳說。奧索里尼的代言人蓋達，論日美關係時，爲日帝國主義要求海軍軍力平等一事，故作巧辯，以取媚日本軍閥，我們尤其忘不了九國公約會議中的義代表那模裡日的非友誼態度。德國雖

然因本身利害關係，態度與義大利不同，但也不能就使我們全然無慮。日寇覺得既有義大利等在歐洲牽制住英法蘇聯（因此，美國也不能單獨動作），就不妨冒險妄爲，加緊對我國的進攻，竊據南京之後，還夢想進犯武漢，重慶，現在正北侵濟南，南擾浙粵了。而且日帝國主義

更不情間接或直接向英美列強挑釁，侵害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權，破壞了中國的關稅（日貨入口不徵稅，一損毀了英美的產業（如廣九路），轟炸了英美軍艦商船，甚至騷擾了香港的領海領空，日新內相來次甚至公開表示：像上述這些案件，在對華作戰中，以後也難避免的。這顯然說明了日帝國主義是企圖不斷地摧毀列強在遠東的勢力，讓他好來獨霸，或分其殘餘給義大利等幫兇。

侵略勢力日見發展，本係事實，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極有不利的影響，也是事實，不過和平勢力並沒有退却，縱或表面上不得不有所容忍，暗中是異常積極的和平勢力之所以不能發展而形成鞏固陣線的原因，不外三個癥結：（一）歐洲的混亂，（二）英美與蘇聯之間的未臻一致，（三）英美的衝突。我們現在來看英美法蘇怎樣努力來消除這些癥結。

第一，關於歐洲安定問題，英法兩國是始終熱誠合作的。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後，英法曾有密切的計劃，法外長台爾博斯代表英法兩國歷訪波蘭捷克等東中歐各國，結果相當圓滿。除了這樣聯絡與國而減少德義軸心

既係灰色，別處就更無可說的了。濟南爲全省的腦府，而實際上只是空空的一個殼兒，並無腦子。這空空殼子裏一響便是政治，而低低的回應便算辦了事情。計劃，科學，文化，人材，都是些可疑的名詞，因爲他們不是那空殼子所能了解的。反之，隨便響一響，從心所欲正好見出權威。濟南是必須死的，而且必不可免的累及全省。

這裏一點無意去攻擊任何人，追悔不如更新，我們且揭過這一頁去罷。灰色的濟南，可愛的濟南，已被敵人的砲火打碎。可是湖山雖改，我們且去用血把牠刷新，重建個美麗莊嚴的新都市。別笑濟南那是一場惡夢，再會西時，你將是清醒的合理的，以人民的力量築成，而由人民享用的。我將看到那被河更多一些綠柳，柳蔭下有白石的小凳，任人休息。我將看見破舊的城牆變爲寬闊的馬路，把那郊與城市打成一家；在城裏可看見南山的果林，在那間可以知道城內的消息。我將看到大明湖還田爲湖，有十頃白藕。我將看見釣泉改爲浴池，游水着健壯的青年男女。我將看見馬鞍山前後有千百煙囪，用着博山的煤，把膠東的煙葉製成金絲，魯北的的棉花織成細布，泰山的櫻桃，菜園的梨，肥城的蜜棗，製成精美的罐頭，烟台的葡萄與蘋果釀成美酒，供給全國的同胞享用。還有那已具雛型的造機製糖，玻璃磁器，綢緞花邊，酒精製劑等等工業，都能合理的改造發展，富國裕民。我希望濟南成爲全省真正的腦府，用多少條公路，幾條河流，和水車電燈，把牠的智慧和熱誠的清醒的串連到東海之濱。與泰山之脈相連。濟南失去一城，無關於最後的勝利。今日之死是悔辱昨日之非，有此覺悟，便能打好明日的生意。濟南今日之死是脫胎換骨，取得新的生命，那明湖上的新橋綠柳自有我們重來欣賞啊！

的影響外法這動靜對於西班牙內戰問題，作極大的讓步，蘇聯不但無條件地接受不干涉辦法，而且更聲明不再供給西班牙政府軍的軍火，同時，由英國暗示德國的領地地歸以整潔，可以用原料平均分配回辦法來滿足，再由英國州使荷蘭出面要求承認義大利帝國，甚至英國自己表示願以借款來換取義大利對於地中海問題的讓步；這些事實只說明一點：英法兩國被迫利誘着德義來就範，折散這個新三角同盟，鞏固後防，才能用多半的力去應付日帝國主義的瘋狂行兇。

第二，關於英美與蘇聯之間的未臻一致，是不難解決的。據聯外交路線本以建立集體安全制度爲主，與英美的關係近年來改善不少，美蘇商約及英蘇海約都已次第成立，可以證明一切。何況對於中日戰爭，蘇聯勢難單一出頭露面，既不肯上日帝國主義的惡當，又不願引起英美和嫉視，所以無論對於遠東或歐洲，蘇聯不會與英美發生衝突，反之，只有日帝密切的。最近因英國與論聲明，倘英美對遠東合作不成，則不進行英蘇合作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雖然日寇更殘暴地向蘇聯挑釁，張使日俄燒毀津浦頭領，危害蘇聯生命財產，蘇聯仍雖然忍，也就是期待英美一致動作。

第三，關於英美合作問題，因其鬥爭遍於全世界，過去本難一決，但自從中日戰爭爆發，日寇侵入中國，而其排斥英美列強勢力愈猛，英美合作的要求自自然成熱了。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後，英美商約有正式談判之說，最近且已預定今年三四月間可以簽成。甚至最麻煩的戰債問題也傳有談判成功之可能，這表現英美關係已極好轉着。經濟妥協常是政治一致的基礎，我們不妨防

言英美合作在商約成立之後，必可實現。在日機砲炸美艦已納稅及英艦女島號時，英美對日同聲聲援雖然同機憤激，行動却並不合一（如美方未允聯合抗議及海軍示威），但還不足以證明英美合作的不可不，不過因爲前題條件正在完成中。我們試看英美的輿論，對於英美合作，正迫切地要求着，而一天比一天熱烈。只要日帝國主義不終止其對華侵略行動，英美對日的衝突加深，英美的容忍終有限度，我們相信英美合作絕非空想。

和平勢力的團結，雖在成長中，也許成長回程不快，但只要成長，便終有強大的一天，而且這始終是對於我們抗戰之國際形勢的有利展脚。在這個標準期間，和平勢力諸國爲了減少犧牲，設法折散侵略勢力的團結，爲了保存未來勝利，努力增加軍備，如英國之擴張香港新一坡的防禦力，訂立英荷互助條約，美國之擴張夏威夷羣島軍備法蘭之增防艦艇，蘇聯之發展東部西伯利亞的軍力同時並努力於鞏固國內的團結，如英內閣有應付危機而改組之說，美國以動的孤立派領袖羅登巴已表示擁護羅斯福的政策，法國天主教教會竟與共產黨修好，蘇聯極力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除孽，大敵當前，國內的團結，固容易實現，國際的團結，由於利害相同，也是容易實現的。問題只在實現的過程之長短。我們相信只要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下去，和平勢力的團結，縱使略顯的戰爭，固不會是很遙遠的。眼前侵略勢力的擴張，對於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利用的餘地，因爲還可以刺激和平勢力，使他們趕快團結，使侵略國的壓力，速成。

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是直線的進行，緊張之後必趨以弛緩，而弛緩之後，必更緊張。九國公約會議前我們會

預言必無結果但認其失敗能促進和平勢力與侵略勢力的衝突，巴納波及女島號案正嚴重時，我們也認為那未必就引起英美對日戰爭的直捷原因，而覺得對加拿大他們的矛盾上頗有重大作用。眼前國際形勢在表面的上又走進了一個暫時弛緩的時期，我們却不可以爲暫時弛緩便是緩和了，不利於我們了。只要我們不投降，不

屈服，國際形勢立則還會更其緊張起來。這個緊張時期，應該是在本月十七日開會的國際行政院會議期間。去年九月討論中日問題的國聯大會，實際並未宣告閉幕，上即或不能如我們期望似地實施軍事或經濟的制裁，至少可以激化和平勢力與侵略勢力的衝突，推進國際形勢之拿向有利的方面展開。我們不應該放過這樣一個可資利用的機會。

言人的義大利退出了，和平勢力所受日寇使役的痕迹，未必全消滅，這問題也許能夠得着一個比較良好的結果。

北平記

張佩

記得是八月八日，敵軍進了北平城。那天下午我跟一個人想去前門外有點事，打北池子向南走。車到南池子北口，警察攔住，叫向西去。我們知道上午東長安街是斷絕交通的，想不到下午快兩點了，敵兵還沒過完，心裏想，到底來了多少啊，日本鬼子車子拉到天安門裏，瞧着一輛車子退進來，天安門顯然又出不去了。我們商量，上中山公園，那邊也許出得去。進了公園中門，倒是還寬鬆，但是買票的只有我們兩個人。那麼大的園子，只有我們兩個人閒走着。一點聲音沒有，簡直是一座死園子。走到大門口，徘徊了一點時候，敵兵的卡車過去了兩輛，兩輛並不連着，半天才來一個似的，但是車開的很快，真像風。每輛車上只有三四個敵兵，我們慶出園門，那麼空曠的地方，只有西邊三座門邊站着一個警察，只有他一個人。我眼前忽然現出大沙漠，茫茫的一片。沙漠裏風聲叫，「回去，進天安門！」原來我們已走到橋邊，警察在那邊干涉我們來了。看看天安門裏，似乎有不少的敵兵；我們還願意穿過寂寞的園子。我們一句話不說，走出後門，坐上車各自回家。

從此以後，街上敵兵的卡車，那兒那兒都是。有一回在西單牌樓電車裏碰着一大車兒，電車停下來，讓他們走。「嗚」一聲，一輛，一共三十二輛，有輛重布蒙着的，敵兵有些拿鎗比畫着，作預備放式的卡車上，兵士多半是拿鎗比畫着的。那「嗚」的聲音最刺耳，原來他們車輪上都有鐵子，鐵子是雨天防滑的，他們却在響晴的天也用着。在街上走老聽着停着走着敵人的車子，黑牌兒的眼睛已經夠不清淨的，加上那嗚嗚的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的聲音，耳朵也清淨不了。再加上他們車

赴乍浦前線去

——東戰場印象記之一——

黃源

一個沒有受過充分軍事教育的文人，爲了報國的熱情，爲了愛鄉的切心，也爲了盡文化人之職責，憑着一顆抗敵的赤心，初次趕赴火線，終不免有些興奮。出發的前晚（十一月十日）爲一家報館，匆匆草就「赴前線去」一文之後，我就睡了。但我於十時就醒，到半夜十二時就醒來，以後再也睡不着，假如枕頭下有武器的話，「枕戈待旦」這成語，正可描寫我當時的情境。

此次同時出發的，有海軍的慰勞隊，救護隊以及海鹽海軍二縣的担架隊，由××師政訓處侯科長及孫同志率領。一行十船，百數十人，於午時由海鹽向北出發。爲避免敵機注意，我們把船隻一分散。據說乍浦炮臺之後，乍浦附近曾

我們商量着先將先兒託一個朋友帶走。那是十二早晨七點多的火車。那幾天火車擁擠不堪。人都半夜裏去。我們兩點就起來，到站四點半，但是三等車全滿了，只剩下最後一節門鎖着，只有一兩個人。我們叫開門，走的幾個人，算佔着了位子。後來才來信：車時那節車也是水洩不流的。我們五點多出門站看見頭二也都滿了。站着的不少，三自然不用說了。天晚上九點，他們的車才到天津老站。租界戒嚴，巡捕非要通行證不可。先跟我那朋友擠擠了幸而另一位朋友帶着他走。這位朋友能夠說法蘭西話，有家在英租界，可沒有通行證。他與外國巡捕費了許多唇舌，總算進去了。這可是大運氣。那晚上連不了租界，在馬路邊上過宿的足有二百人。那時已經聽說天津車站有敵兵檢查，還要逮人，特別是學生。幸而這天人太多，沒有細查，大家都過去了。

自己是九月二十二日才離開北平的。那天天下小雨。聽說車已經鬆動些，又聽說敵兵以維持秩序為理由六點以前，不許上站，打城裏早去的都圍在前門裏，等到時候才放行。我們六點半到站上。因為想先去天津站上檢查的麻煩，便將所有行李都扣牌子，一到津後，一叫叫旅館裏人去取就成。前些日子還可以將行李交給北平路辦事處，讓他們一直送到旅館裏。那時候東車站檢查是很厲害的。到了十八號一天，敵兵忽然嚴厲的檢查起行李來了。辦事處代運的，一樣兒得查。可是輪匙多一半讓客家帶走了，怎麼辦？敵兵才不管那些個，只叫將鎖敲打開來，因此壞了許多箱子。辦事處的人只好等他們查過了，用鐵絲將破鎖拴上，打上鋼印。這一來，有鎖的行李他們便一既不肯運了，就其交鑰匙也不行。所以只得自己辦。說說扣牌子很麻煩。第一是檢查。腳行將行李送上檢查櫃時，若是行李擁擠，敵兵會將押下來，箱子常有摔破了的。檢查不一定由敵兵動手，多一半是他們看着中國警察幹。可是中國警察賢惠不等的，有的幹的比敵兵還苛刻得多。這一半是怕，一半是怕，怕還可諒，怕就是漢奸了。聽說帶報紙最不得行，他們有時要一頁頁細看。許多人都主張走時莫帶報紙隻字。但是我忍不住帶了多少帶了一些書。這一天也算運氣，檢查時沒有怎樣留難。第二該起行李票了。聽說人多的時候，那寫票的會老不理你，憑你怎樣嘆。這時候你就得打旁邊小門裏點兒小費進去。這一天只五六個人，倒用不着費這套手腳。但是該找七毛錢，寫票的愣說沒錢找，大有要寫不寫的神兒。我忙說不要找了。旁邊人也說：「對啦！出門人還在乎這倆錢兒，起上票就得啦！」票是起上了，想着北平要遠

在咱們手裏，這個寫票的該不敢這樣公然欺負人罷。
進站也不容易。剛才有一批鄉下人搭車上通州，擁着要進去。敵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塊磚頭硬砸過來。倒沒砸着人，可嚇壞人了。中國警察這才說：「上通州的得等會兒，先讓上天津的走。進站的有時也得細細兒查得，請敵兵換個兒來忙點兒。他們會一鴨子將你的東西罵開去。送我的那一個朋友，個兒大，肚子大，敵兵還讓他解開夾襖，查明真是肚子才罷了。連月台還是不容易。我們買完月台票，正向月台走，剛兩三三就聽見一聲怪叫，拿着鎗的敵兵橫身攔住去路。那叫警，警敵兵從來沒有聽見過，除非在有聲的野獸片子裏。我們只得退回過了一兩分鐘，中國警察叫：「走！我們走了。沒幾步，又連聲叫：「一個挨一個走！我們已經快到月台入口，也不管他了。」

上了頭等車，還空得很。本打算坐二等的，聽說頭等查得鬆些，就買頭等了。車上日本人極多，而且全都是軍人。到了開車，位子都佔上了，還有兩個站的，日本人足有十分之六七。妻兒大女兒，還有小荷，看我走了，就在那兒哭。不常有的陰沈沈的天氣，真我丟下她們，離開前後住了十七年的北平。車到永定門，敵兵限中國警察上來查。但只大致看看算了。我們熟人很多，可是大家都不願意開口。車中這兒的幾聲都是日本話。坐在我旁邊的一個最嘮叨，簡直不會住過嘴。他大聲說着這比畫着有聲有色的話裏有：「一講清價」三個音，想來在「丑表功」，瞧他那份耀武揚威。若無人的神兒有一回，他住了下嘴，忽然掉過臉向我用中國話說：「這回中國跟日本打仗，人民真苦啊！我呼了一下，心裏，日本鬼真法，打仗就打仗，老愛抄咱們那「兩民伐罪」，「王道」，「樂土」的舊套子幹嗎。還有一個也愛說話，看見我面前一份英文北平新聞使用中國話向我說：「中國人都懂英文。」我說：「也不懂懂。」他話裏有話，中國人是「歐美依存」主義者啊。

下午五點四十分到老站。我平安出站在六個大飯店的汽車上，歹了一會兒，聽說已經扣了三四十人。據聞每天總扣幾十人，這是敵人的憲兵的例行公事，不然他們沒法交代。扣人在月台出口外間，兩邊兒站着敵人的憲兵，只要一揮手，你就得向一旁站住。歷來被扣的有老有少，有村氣的，有老練的，有內裝的，毫無標準。只是他們一時看着不順眼罷了。「非我族類，其必必異！」但是別忘了「非其種者，動而去之！」扣完了送萬國博覽會，挨個兒問的，只問三五句，有問得非常奇細，大多數是放走，有時留下幾個。這一下可麻煩了。有一個學校職員，大胖子，被留下了，一天問兩三次，問那學校學生運動的情形，學生的組織，公開的跟秘密的。他回答說，辦公時間長，下了班得休息，沒工夫跟學生來往，學生也不跟職員來往。

鄉村宣傳見聞錄

鄒荻帆

在黃石港的鄉村

寫了寄宿與飲食問題，我們只得找黃石港為關心，十五里路為半徑，向周圍內各鄉村宣傳，初次到這里人地生疏，一天上午還沒有借到黃二十幾個人的飯的大鍋，又因每天規定了伙食每人只能吃一角二分洋錢，我們更不敢向飯館老闆問津，上午七點半鐘我們的號報寫起了，謝謝一家麵館老闆的讓價好意，使我們吃到一分錢一個的饅頭，五分錢吃到六個，八點鐘我們分三組出發。

我們這一組是走的向石灰廠的一條路，在離黃石港三里路的一個村莊開始了工作，這個村子是靠近大路的，選定地點在一家小雜貨店的隔壁，當我們張掛起宣傳品——圖畫標語——的時候，圍攔來的人已經有三四十人了，於是我們輪流的講演，在「囉囉」一張「血的嗚嗚」的畫片中，有不少婦女流下哀憐的淚，顯強重是著若虹先生作的，「烽火」一副，意思是母親在敵人的炸彈下殞命，孩子年幼無知，殘從在母親的懷抱，把母

親的鮮血當作乳漿。

臨時時我們教授小朋友唱救亡歌曲，起先只有一兩個小孩隨着我們唱，其餘的我們要他唱時他反還一溜烟的跑了，當我們唱了幾遍後，許多不唱的小朋友們又都隨着唱起來了，雜貨店的老太婆拿了一盞茶給我們喝。

收了宣傳品，我們繼續前進，小朋友們還隨在背後要我們教授，很委婉的才把他們說回，聽了我們演講的一個鄉人告訴我們許多的事情，他說：「這塊地方是專門栽麻、棉花、甘蔗的，今年這些東西的價錢都不好，捐稅可真太多，黃石港的警察太壞，我們買青菜蘿蔔都不准到街上走，又沒有一個賣菜的地方。」

我們問到當地的傷兵情形，他說：「這里住了一營傷兵，他們真壞，這里當鋪關門都是他們鬧得這樣的。」

又在其他鄉村宣傳了幾次。

到了石灰廠本想對當地的泥水工小學教授幾個救亡歌曲的，聽說洪深先生率領的救亡劇團已來此地一次，而且先星海先生還留在這里，今天有由他們

領導的一個歌隊大會所以我們作罷論

夜間工作檢討：(一)講話都不通俗，鄉民不能懂；(二)不該到當地鄉民切身問題，皆莫不關心；(三)輪流演講未規定某人應講那一方面，致多重複，而使聽者感覺無系統；(四)教授小孩唱歌必講在演講完畢以後，不然會使聽眾轉移注意力。

此外談到傷兵問題，我們覺得傷兵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在鄉村時，我們看着許多傷兵在這樣北風天還赤着半條大腿，試問誰能忍住飢寒，我覺得傷兵教育問題真太急，傷兵的衣食住問題也真太急，常住在鄉間，一無事做，真不是辦法，由此我更感到中國過去完全募兵之失策，如果是徵兵的話，受傷後有家可歸，決不會發生這些問題的。

在武穴及其附近村莊

我們決定了上午十二時起，在本地公共體育場開宣傳大會，節目有演講、話劇、歌詠，十二點鐘以前我們在武穴市上分組宣傳，路上看見三個傷兵對門沿一個年輕洗衣婦嬉笑着，「洗衣服多少錢一件，」洗衣服的婦人不作聲，傷兵學着武穴腔調：「會製了，『老蛋』。」十二時宣傳大會開始，人們來得很

所以問的一概不知。是敵兵官長問，有人翻譯，那翻譯倒還有良心，偷偷兒告訴他，讓他每次說一樣的話。他連說的時候，一個敵兵指着手裏的包，叫他打開看，他揮了一毛，忽然覺得那敵兵絆了他一下，他摔了一個跟頭，還只當是無意的。不料才爬起來，都敵兵又來絆他，他知道是玩笑便順勢坐下，沒有再掉跟頭。那敵兵笑了，他在逗着胖子兒玩。他留下的時候，一個敵兵在看守着。有一回，來檢查他身上兜兒裏摸着一塊錢，一把小刀，都裝進自己兜兒裏去了。扣了兩天，放他出來，有個敵兵官長叫翻譯問：「他們跟你要什麼東西沒有？」這位職員只好說：「沒有沒有。」扣留在檢查所，還算好的；有時敵人罵罵「醜賊」較重，便送到日租界工部局。那可精心別的不知道，有一個學生給關了二十六天，簡直問問，直給忘記了。到第二十六天上，不知怎樣，又記起他來了，隨便問了幾句，就放出來了。同他一起關進去的，還有幾個學生，也不知到底放出來沒有。這些都是我自已到天津後打本人嘴裏聽來的。到天津後看到租界裏平靜的樣子，暗叫一聲：「嗚呼！什麼時候才能不託庇在外國人的陰下呢？但在我所到的街，竟不看見一個敵人，一個敵人的卡車坦克車，也不聽見那『嗚嗚』的聲音，心裏到底舒服些了。」

擁擠，但對演講都不大注意。台下只是一片虛聲，顯因他們：來看戲的，尤其演講的人所講的是國語，而青年人演講最好犯講話、快的毛病，所以台下的民衆大多聽不懂，終於演講的失敗。於「新劇的劇情全由當地的朋友解釋，「保衛蘆溝橋」一幕，我親家告訴我們他們不知道裏面的意思，「王家村」一幕倒使他們覺得非常興奮，大馬王王家村王正興其子女談論今年收穫異常，今後該如何快快活活度日子，突然日寇扣門而入，將王老槍殺，劫去財產，擄其女，並傷其子，後來王老之子悲憤異常，負傷喚起王家村居民，舉起動斧，卒將日寇趕走，因為中國人愛國觀念很深，所以這幕戲倒使他們有一個深刻印象；其次談到歌款也是失敗，當演講的語句還不能使他們懂時，一首歌詞譜成曲後，按照長短音階唱來，他們當然更不懂，使他們感動的乃是歌唱者的表情，而這種被感動是盲目的。

下午三時戲演完了，馬上分組到鄉村宣傳。路上遇一婦人跳水，經同人救起，自云：「丈夫對×家作長工，講定從七月到底工錢是十五元，現在十一月了，（陰歷）只拿到工錢七元，婆婆病了，我丈夫叫向東家支幾塊錢，他又不給，所以自己跳來找東家，東家不備不給錢，還把我

大罵一頓，還要動手打人，他說：『做工的不是話，怎麼要你來討工錢，我想回去又沒有話答應婆婆，要媳兩個飯也沒得吃的，不如跳水流了，倒還一乾二淨。』後來我們找當地的保長，談了一點多錢，東家才允許給二塊五角錢。

到了舒家壩，張起圍畫，隔了好一會，才有二三十個婦女小孩圍攔來，問起來，才知道男人都到武穴街上做生意去了，很少的人又在田內作活，對於婦人小孩我們真不知道究竟該從那裏說起，今後婦人們的工作又該怎樣，我們事前沒有計劃到，只好講許許多多日本的獸行，這些只是給她們許多的恐怖。在這村子的宣傳失敗異常。

夜間工作檢討：（一）講話最好還是用湖北腔調；（二）劇情也同演講一樣的，以個人或家庭切己利害寫出發點，然後談到恢復國家民族；（三）歌款時起先必需把歌詞透澈講明，而且還要開發一則歌的真意，然後開始歌款；（四）宣傳人員在出發時，宣傳對象多注重在鄉村男子，忽略了整個鄉村的婦女，戰時婦女問題也是很重大的，而且我們眼中聽見的鄉村婦女的關心國事，絕對不弱於任何男子，由我們教授小孩唱歌曲時，她們極力的勸導小孩子們隨唱，足見她

們熱心愛國運動，接受愛國的宣傳。

在劉元灣

從武穴到劉元灣是四十里旱路，我們在武穴六點鐘就動身，一方面趕路，一方面宣傳，在離武穴五六里的地方，一個賣糖的小孩子又告訴我們傷兵對武穴當舖的故事，正與黃石港情形相同，我們不知道究竟這事情發生在那裏，或者兩處都有同樣事情發生。

晚上寄宿在劉元灣的一座古廟，地頗潮濕，我們向村子的東家借了幾担稻草舖在地下，睡着也很暖和，本村的朋友××很慎慎的談着抽丁的弊病。

晨起到劉元灣各地宣傳，當地從外鄉歸來的一個教員告訴我們，此地人民對受元清壓迫後，中×還不能復興的原因不明，以為日本滅亡中國後，我們一定還能復興，他叫我們演講時注意及此。

圖畫宣傳能力真大，開北危機——

張，經我們解釋後，使他們非常感動。

夜間工作檢討：（一）到一個村莊應當能忍耐，等待農民聽講；（二）圖畫能吸引聽眾，但這種圖畫要帶點故事性，能深切感動人的。

（註）這篇文章寫得太公式化，但我的意思是告訴從事鄉村宣傳工作的朋友們應該如何去工作。

炸彈

日本騎兵七十名
遊行上海租界風
及至走到漢口路
忽然炸彈兩聲
當時傷亡七八個
隊仗大亂不成形
手慌腳忙捉兇手
只是兇手無處尋
達人搜查達人捉
！家按戶去撞門
一天一夜終不獲
倭寇胆怕心驚驚
神出鬼沒出奇製
中國遍地皆英雄
以此展開游擊戰
民衆武力永無窮
全國團結抗到底
看敵何處逃性命

一月六日

—— 作 生 先 祥 玉 獨 ——

發展游擊戰術

殷九南

中國是一個後起的國家，一切都不及先進的國家，尤其帝國主義。所以在這大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它的軍事實力不足，是很自然的和顯然的事實。日本有飛機、大炮、坦克車甚多，中國則非常之少。因此，日本軍隊在陣地戰方面佔優勢，能攻能守；中國軍隊在陣地戰方面感到很大的困難，雖然亦能攻能守，結果總是向後撤退。到現在，這種向後撤退簡直可說是呈出了一日暨數百里之勢。

我們抗戰的勝利在最後，當然不必斤斤於此。但是想方法補足自己在陣地戰方面的弱點，却是十分應該，十分必要的。這方法就是今天政府和人民一致注意的游擊戰術。

游擊戰術能夠補足我們在陣地戰方面的弱點嗎？我以為是能夠的。

我們向後撤退的地面愈多，日本軍隊就愈深入，戰場也就愈廣。結果日本軍隊便只能佔領我們的鐵路線和大城市。這時，我們的軍隊為避免日本軍隊的包圍，截斷分取和夾擊，不能不後退。然而，在鐵路線和大城市之外，仍為我們所有。並且還可利用這種解放地帶作根據地，進行游擊。

甚麼叫游擊戰？游擊戰是不固定於一個陣地，到處打擊敵軍的戰術。列舉其方式，那就是破壞交通、奪取輜重、截斷聯絡、離間奸細、擾亂後方、出奇襲擊等等。這雖不一定與敵軍正式作戰或大規模作戰，却與敵軍以擾亂

和牽掣。於是敵軍在陣地戰方面便困難起來。

敵軍的困難就是我們的便利。明白些說我們的陣地戰因為得着游擊戰的幫助，就容易進行了。我們的軍隊可以乘敵軍受擾亂，受牽掣之時，與以打擊或取得休息，整理的機會。於是我們在陣地戰方面的弱點便得着一種補足了。

自然，游擊戰的作用有限，因為它與陣地戰的補足也有限。但是游擊戰與陣地戰的配合，便能阻止敵軍的進展或使其進展緩慢。這可以從前的紅軍為例子。紅軍在江西，武器不如政府。其相差正同今天我們的軍隊與日本的軍隊那樣。但以游擊戰術之故，支持了很久的時間，並消耗了政府很大的力量。政府軍隊在江西的進展非常緩慢。

自然，紅軍以游擊戰術的作用有限之故，結果是退出江西。但在持久戰和消耗戰上是成功的。今天我們對日本的抗戰若果實行游擊戰術，那於我們的根柢戰術——持久戰和消耗戰之實現，便提供了一種保證。日本不能速戰速決，且必損失很大。於是它的國內變化和國際變化均可發生，我們的最後勝利便到來了。

所以游擊戰有助於陣地戰，因而有助於根本戰略和最後勝利。它是我們抗戰的一種戰術。今天，它已開始出現於抗戰之中了。問題是做得不夠，應該力謀發展。從北戰場和西戰場乃至東戰場的情形看來，游擊戰之普遍的和壯大的展開是軍事上的一個當前要策。

因此，我們應該在戰區和接近戰區地帶乃至後方進行大規模的青年訓練，壯丁訓練，組織大規模的游擊部隊如青年挺進隊和義勇軍之類，武裝所有能夠拿槍殺敵的民衆。就是婦女老幼亦分別與以訓練，使在偵探、救護、接濟等工作，以幫助游擊部隊。

怎樣訓練呢？凡在戰區和接近戰區乃至後方，所有的中學一律改為特別訓練班。全國的大學亦應將志願從事游擊的學生與以特別的訓練。這種訓練是短期的，半月、一月或兩月畢業。功課在政治方面以民族觀念和統一觀念為最高原則，給學生奠定一個抗戰的人生觀；在軍事方面以游擊戰術、偵探知識、教護知識為主，學生有民衆參加抗戰的技能。總之，除開政治的最高原則外，一概注重實際的應用。修業時期很短的，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則亦可暫時不講，留待將來。

學生畢業後，應選擇一部份成績良好又擅長講演的分派到鄉村和城市中去辦理同樣的短期訓練或臨時講演。這種訓練和講演，須十分普遍，最好在鄉村和城市俱以保甲為基礎，使無遺漏。以後，注意一村、一街、一巷甚至一家，把民衆抗戰的政治知識和軍事知識帶到家喻戶曉的地步。至於從事這種工作的人，當然不限於前進畢業學生，各級學校的教員和在鄉軍人皆可擔任。

隨着這種訓練而起的是游擊部隊的組織。怎樣組織呢？依照保甲的訓練，把每保甲中的男女老少分別組織。青年男子，一概編入青年挺進隊。成年男子，一概編入義勇隊。婦女老幼，一概編入偵探隊、救護隊、慰勞隊。假如游擊部隊的組織辦不到這樣普遍，那就由地方中有人望者或肯活動者，無論紳士、教員、學生或在鄉軍官

下野官吏，來提倡和發動，由少數人做起，所謂少數人，爲民間可也，爲親友可也，爲退伍兵士可也，爲散兵游勇可也，甚至爲土匪流氓亦無不可，有少數人作基礎，遊擊部隊就可日益發展擴大，至於普通起來。

在這些人裏面，教員和學生比較純潔，又富有國家觀念，由他們來發動遊擊部隊，是很可以。紳士，在鄉軍人和下野官吏之中，則有可慮的人在。這種可慮的人，是利用機會以謀取官發財的野心家。他們惟自己利益是圖，有獨樹一幟或投降日軍的可許。土匪流氓，亦不免此。但在發動遊擊部隊之時，我們不要顧慮這些，如果顧慮這些，那便有很多游擊部隊根本組織不起來。但是，爲保證游擊部隊爲抗戰之用起見，必須以教員和學生參加其中。成分任指揮，參謀，決定大計，或充當幹部，中堅，統率隊伍。同時，部隊一大了，担任此項指揮，參謀，幹部，中堅的教員和學生必然居多，不純粹者和有野心者將漸被淘汰。老實說，抗戰對於國民是一個訓練機會。是有選擇作用。凡能幹，肯幹，而又富有國家觀念以民族利益爲前提的，必然處於優勝地位。否則只有多數的命運來等待他。

這裏，我們應該說明的，即前面所說的訓練班，特別是由中學生和大學學生組成的，其畢業後的工作，主要是插入保甲中去組織民衆爲游擊部隊。在保甲不足用時，必然要去發動別種形式的組織。這是我們訓練學生的目的。但學生亦有短處。顯然的，是經驗不充分。就是教員，有一般的經驗，也缺乏軍事經驗。所以在鄉軍官和散兵游勇是最好的游擊戰士。就是土匪，亦有優美的游擊技術。學生和教員在這些地方還非學習不可。他們應當

從這些人那裏獲得軍事經驗，游擊技術和戰鬥能力。同時又應該注意他們的行爲，尤其土匪，流氓以及紳士，在鄉軍官和下野官吏的行爲，隨時設法糾正和防範。凡有害於抗戰的，如騷擾人民和勾結敵軍等，必須排除其負責者。而勾結敵軍一類，尤罪不容赦。把游擊部隊變成忠實的，和嚴正的部隊，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切從事游擊的人，俱應注意於此。

以上所說的訓練和組織，是實施游擊戰術和發展游擊戰術之所必需。然而在今天非常需要游擊戰術與陣地戰配合的時候，竟不曾普遍地或大規模地幹起來。這不是政府和人民雖注意到了游擊戰術，却還有一些問題未曾解決的緣故嗎？不然，目前的游擊戰術之未發展便無從說明了。

這些問題，依我的觀察，在政府方面有二。

一是法律手續的繁雜。聽說政府對於動員民衆參加抗戰的法令，已有很多。奉行這些法令的機關又已不少。其結果，法令的牽涉和機關的權限常成問題。做一件事的手續非常繁雜，成了緩不濟事的現象。於是便往往有法令而無事功，所謂紙面不行者是。爲今之計，應該輕法令而重事功。那一個法令可援引即援引，那一個主管機關能夠做即做。其牽涉和權限的問題，幹後再說。而解決之道亦應偏重事功。否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游擊部隊沒有成立，日軍已來，漢奸統治或漢奸隊伍隨之而起，那時的動作便困難了。這不是應該注意的事情嗎？

二是幹部人員的選擇。主管機關對於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以成立游擊部隊的事，在幹部人員方面總是擇其爲自己所知者。道從過去黨政方面對於一般的民衆

你是不是麻木的？

老向

朋友，你是不是麻木的，你要反省一下。

你也許是鋼鐵，但鋼鐵與麻木相似而實不同，鋼鐵是每個細胞都充滿了生命力，隨時要爆發出來炸開了世界。然而表面上却是很平很靜，若無事然。麻木却是內外如一的死氣沉沉，是行屍，是走肉，社會上有他很多，無他不少的累贅。唐朝的雷萬春身中數箭，仍舊端坐城上，敵人望見他像個木偶大吃一驚，那是鋼鐵，那是力的支撐，清明的素名深不戰不和不死不降不走，是麻木是毫無活力的證明，鋼鐵是不慌不忙的想辦法，不言不語的去幹。麻木却止於是不慌不忙，不言不語，你自己仔細想想吧，你是不是麻木的？

如果別人嘆息，你也嘆息，別人牢騷，你也牢騷，別人動手去幹了，你却縮在後邊，那你就麻木。別人的嘆息，牢騷，以至於叫罵，住在都是生命力的活躍之果。他有實感有實力，所以能由不滿而去糾正，不謂，你就不過是人云亦云，沒有你自己在內，你口裏所喊的並不是心裏所要喊的，你的不滿也就止於不滿。朋友，你想吧，你不是麻木的。

空中有了飛機，戰爭變爲立體的，前方後方分不清了。別人都忙着修地洞，挖地洞，終日邊邊，怕大禍之即臨。你却認爲敵人的飛機不會來，來了也未必必投彈，投彈也未必自己就被炸死。你苟且偷生，你欺騙自己，你無憂無慮。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倭寇強佔了東北四省，你總以爲他不會再佔平津。及至他佔了平津，你又以爲他不會再佔京滬。如今京滬也陷落了，你又以爲他決不會攻武漢，使四川，你所能逃到的地方，你便以爲敵人到不了。你至死也不會相信敵人意在亡我國，絕我種。你總以爲敵人會待你客氣。些，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運動之措施便可推知。然而這種幹部人員便感不足了。這不是顯而易見和能做游擊的幹部人員太少乃是因爲自己所知者少。結果游擊部隊就不容易普遍起來。這還不對。要保證自己的主張之施行，自必須找同一主張者來幹。但在抗戰時代，除抗戰外有甚他主張？所以一切從事抗戰的人都是同道。而且這是民族的救亡運動，必須全民族的中堅份子一齊興起，纔能做出來或做得很好。何況先發動游擊組織後從中選擇同道的幹部人員，也是方法之一呢？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因幹部人員的問題來游擊戰術之發展。不要顧慮，抗戰時代只有站在民族利益立場努力與日軍作戰的部隊纔能存在。否則自然歸於淘汰。站不住腳。

所以在政府方面對於游擊部隊的訓練和組織，除了自己要快幹，官紳外還須信任人民自動去幹。採取寬大態度和放任主義是必要的。我們應該注意的倒是怕人不去幹。滿地督兵是發展游擊戰術阻止日軍進攻的有效方法。

另一方面，在人民方面，也有使游擊戰術不能發展的問題。在這方面，使我們的觀察，同樣有二。
一 是沒有苦幹的決心。很多的人原來沒有事做。在抗戰發生後因政府或人學校停頓及其他機關縮小範圍失業的尤爲不少。他們常常說我們受了高等教育，有相當能力，到在反沒有機會參加抗戰，爲國效力。於是他們一部份到處找事，求之不得，即言憤生。一部份只是逃避，希冀在最後的後方安居閒坐。這是很錯誤的。站在國民的天職上，高等智識份子當有國家危急之際應該特別出來參加抗戰，以圖效力。而參加抗戰，爲國效力之途徑，不必要在政府、學校及其它機關內去做事。現在最需的是游擊戰術，凡沒有別的機會參加抗戰，爲國效力的人當去幹這個事情。我們的天職由我們

自己去盡，不必要人家用，更不應讓敵在安全的後方游擊。雖是戰爭形式之一種，却不一定作戰。即使作戰，只要把偵探工作做好，讓官軍出，出奇擊，也並沒有甚麼危險。而且這樣，十分容易發展。因爲糧餉軍械都可在游擊之中獲得。最初幾十枝槍可以擴大至幾千枝槍，幾萬枝槍。有才能的人是不會埋沒的，大可做出一番事業。

一 是沒有廣大的見地。別的一些有苦幹決心的人也太息於參加抗戰，爲國效力之機會之缺乏的，就是由於沒有廣大的見地。故現在最錯誤的態度就是周圍的見地來看民衆的武裝問題——游擊部隊問題。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現在是組織民族國家的時代。從中國國際環境來看，現在是進行民族運動的時代。所以一切分裂民族的特殊政治運動，概行不通。在抗戰期間尤其如此。那末我們不應該從狹小的團體見地中解放出來，站在廣大的民族見地上評論與否。嗎？這樣有苦幹決心的份子，不會沒有機會去訓練和組織人民大衆，以助和領導游擊部隊。老實說，每個有志於此的人，都當有爭取民族生存和接受政府指導的誠意。從他的活動之始，就應如此。否則，在一般民衆運動方面或武裝民衆運動方面都是分散抗戰力量的，徒然便利日本而已。

所以人民方面，對於游擊部隊的訓練和組織，應該立下苦幹的決心，自動去做。至於有苦幹決心的人，宜站在狹小的團體見地上去評論與否，必可誠心爭取民族的生存，接受政府的指導。要游擊戰術能完成其游擊戰術的作用，所以統一抗戰力量是我們的最高原則。

假使政府和人民都如上面所說做去，阻礙游擊戰術發展的問題便沒有了。那末游擊戰術就可普遍地和大規模地發展起來。陣地戰得着游擊戰的大力的幫助，抗戰便能持久，更有消耗作用了。所以發展游擊戰術是抗戰的重要方法，萬不可忽視的。

在長期的，艱苦的抗戰期間，國家存亡，民族生死的問題，壓在每個人的心上，誰還有閒情去花天酒地的尋樂呢？朋友，自開戰以來，你可曾少打了一次牌，少喝了半鐘酒，你也許在牌桌上罵抗敵將士不勇敢，在酒席前說政府官員不努力，你並沒有想靠自己。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我們的國都陷落了，凡我國民，都應自批兩個嘴巴，懲戒自己的沒出息。每人都應罰跪兩小時，向我們的祖先謝罪。這是天譴地覆的事情，人應該切實奮發，力圖恢復。你怎麼懶，朋友，你也許只抱怨你的肉體不去犧牲，你却只是朝夕想着逃到安全地。你藉着國難裝瘋，不是矯捷便是聽話，情願鮮生夢死的苟活下去。凡是有關國事的言語你不愛聽，有抗戰的文字你不愛看，你連自己是那一國的人的思想力都沒有。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朋友，麻木的人也許是有氣氣的，敵人的刀劍刺你的眼睛，刺你的鼻子，你都不會覺得痛。但是，哀莫大於心死！

被陷地帶的同胞，財產被掠奪，生命被屠殺，這是你親眼所見的，這充分的證明國將不國，家亦不家。別人都去赴難，你却首先逃難。別人都肯把財產貢獻於國家，你却連兩塊錢的救國公債都不肯買。別人爲國打仗受了傷，流了血，你却說着壯士的血跡而逃難。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自全面抗戰以來，無數健兒作壯烈的犧牲，無數青年都是披星戴月，無數農民都情願拋棄犁鋤而拿槍桿，無數的公務人員盡忠殉難，無數的工人爲抗戰而加重工作。無數的男女老幼都忙着爲戰爭而服務。這些真國氣象，你完全看不見。你終日袖着手喊兩聲「沒辦法」，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在長期的，艱苦的抗戰期間，國家存亡，民族生死的問題，壓在每個人的心上，誰還有閒情去花天酒地的尋樂呢？朋友，自開戰以來，你可曾少打了一次牌，少喝了半鐘酒，你也許在牌桌上罵抗敵將士不勇敢，在酒席前說政府官員不努力，你並沒有想靠自己。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我們的國都陷落了，凡我國民，都應自批兩個嘴巴，懲戒自己的沒出息。每人都應罰跪兩小時，向我們的祖先謝罪。這是天譴地覆的事情，人應該切實奮發，力圖恢復。你怎麼懶，朋友，你也許只抱怨你的肉體不去犧牲，你却只是朝夕想着逃到安全地。你藉着國難裝瘋，不是矯捷便是聽話，情願鮮生夢死的苟活下去。凡是有關國事的言語你不愛聽，有抗戰的文字你不愛看，你連自己是那一國的人的思想力都沒有。如果這樣，你就是麻木的。

朋友，麻木的人也許是有氣氣的，敵人的刀劍刺你的眼睛，刺你的鼻子，你都不會覺得痛。但是，哀莫大於心死！

滬戰雜記

第二頁

新以

我想如果我們是空軍的一員，奉到

了偉大神聖的使命，說是要去和我們的敵人作戰，也該高興地流着淚踏上飛機吧！在這個時候，眼淚好像是本能地流了出來，決不像某教授所分析所解說的，流淚是有什麼作用的吧（我就知道他不

會流淚的，日本人到了P城他會安全地溜到遙遠安穩的。他仍然做那「沒」）這一天我所聽見的是不斷的高射炮和機關槍，我所看見的是我們的飛機在空中翻翔，一團團濃黑的射上去的高射炮彈煙在它們的上下左右。可是它們中的一架，或是兩架，仍然能像鷹擊疾下，然後就是一聲爆炸，下去的飛機又飛了上來，敵機好像都飛到極點，據說有人看到他們的一個機關槍手半昏迷地不揮方向地墜去。

這麼多年來的仇恨，該結成多麼大的一團馬，忍辱，吞聲到了就要窒息的地步而敵人的手仍是一分一分地緊上來，聽說我們就真在他們的緊扼下死去，若我們也是個戰士，把一顆炸彈放下，去看看他們的死亡和損傷，我們一定不

會覺得我們殺害了人類，我們會覺得我們的心輕鬆了，丟下去的不只是炸彈還有憤恨，毀掉的不只是敵人，還有千絲萬結的怨仇。

我寫了這樣的話，你會以為我是偏狹的愛國者麼？我不是的，因為愛人類所以才覺得必須使這人類的毒賊從世間消除。我們願不是好殺的，可是如今也只能以殺致殺了。

在九一八的晚間，我們的將軍施行了一次極強大的夜襲。只要是中國人，誰不記得這個日子呢？當初日本人是利用刃在我們的心上縫刺的，如今每一個筆畫都還留存不曾乾的血漬。追去的幾年間，在壓迫下的同胞，要在強力下做違心的慶祝，活在自己的國土上的我們，怎

來紀念這個愁痛的日子，也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射擊。可是今年却大不同了，我們爽快地喊出來打倒我們敵人，凡是這歷多年強忍在胸臆間的話都噴出來，日本人原是希望我們能忘記那方土地和活在那方土地上的同胞，他們妄想著我們真的忘記了些，可是實在我們記得很清楚，很深刻。

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裏，我們空軍不辜負我們也不忘記他們的責任。

鐘黑下來，他就來。那一次的夜襲大約是最大了，參加的飛機比任何一次都多。因為聽見了高射炮的聲音，確

覺察出飛行的聲音，我走到露台上去看，探照燈把天都照亮了。它們轉來轉去搜尋，紅色的星星，也一個個地散到天空裏。高射炮的射擊聲難以設想的緊密。

可是飛機的聲音並沒有小下去，也沒有遠下去在那麼一個悲痛的日子裏，我們空中的戰士恐怕只有不是自己死亡就是敵人的毀滅這唯一的信念吧。所以密集的炮火就不曾阻止他們的活躍，我們所能聽見的就是那投擲下來炸彈的降大的爆裂聲，所看到的就是那天邊閃起來的一片照紅了天的火光。完成這任務的勇士的心裡着什麼樣的感覺呢？他們是不是快樂得淌下淚來？他們中的許多個就是生長在那方失去的土地上，為六年前敵人的暴行饑使得他

們沒有了家鄉，而且他們曾聽見也看見過他們鄉土上的人羣在敵人的鐵腕下做着無望的呼號。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能看見炸彈下敵人的驚恐，也聽得到敵人的喊叫，或者也能看到敵人碎裂的屍身揚在空中，他們還不敢笑，更不敢大聲地笑麼。

這一晚好像就有四次或是五次大的襲擊，每一次都佔了相當長的時間。最後的一次像我已睡到床上，又為炮聲震醒，披起衣服，跑到露台上看看，已是另一個早晨的三點鐘。衣風雖然吹得我的身子微微戰抖，可是我的心却極其它幾乎是燃燒，我暗自想：「我們是以血來洗滌舊日的血跡！」……

在光榮的戰線上，我緊握閃閃的刀槍，守望著這最前的哨崗，為民族為祖國，為和平，為真理。我要制止那殘暴者的瘋狂。戰友們連成了鐵環，以血與肉築起新的城牆。我守望著——

哨兵之歌

佚名

在光榮的戰線上，我緊握閃閃的刀槍，守望著這最前的哨崗，為民族為祖國，為和平，為真理。我要制止那殘暴者的瘋狂。戰友們連成了鐵環，以血與肉築起新的城牆。我守望著——

守望著這最前的哨崗，靜聽着掠過的風聲，細察着面前的現象，我等那狡猾的敵人出現，便用無畏的子彈射連他的胸腹。不論日夜，

不管星星與月亮，我以鐵的意志，鋼的心腸，守望著這最前的哨崗，為民族的生存，為祖國的自由，不論風雨，

不管寒冷與雪霜，我要握緊刀和槍，守望著這最前的哨崗。